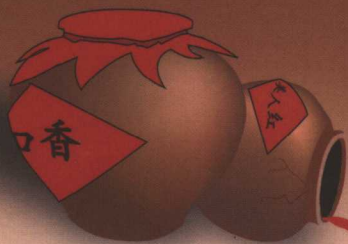


樓

飲酒不醉最為高  
好色不亂乃英豪  
這兩點桂公子都做到了  
可結果他的命運又怎樣呢.....

金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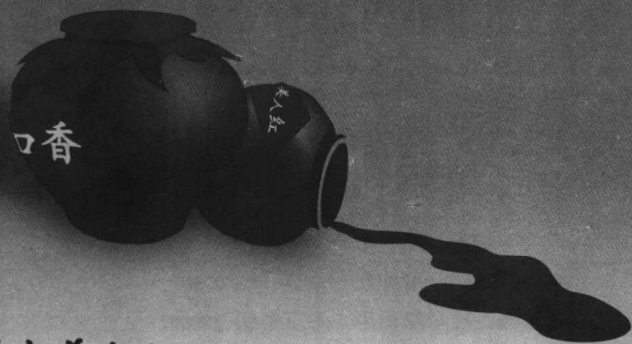
王松 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 貪色

王松 著



大眾文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色/王松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5

ISBN 7-80171-334-6

I. 食…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965 号

## 食色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05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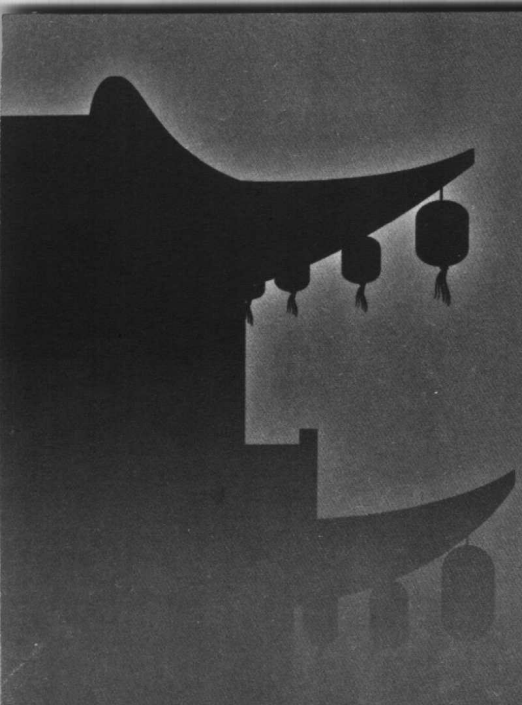
ISBN 7-80171-334-6/I·235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樓

飲酒不醉最為高  
好色不亂乃英豪  
這兩點桂公子都做到了  
可結果他的命運又怎樣呢……



食者实  
色者扎  
食色者无常

——题记

1

前身依傍着瘦龙河，周围又有古槐苍柏葱茏环绕，这宁阳城看上去真是一片很好的景致。

这里地处东三省通向山海关里的交通要道，旧时便已是人烟稠密车马如流的商业重镇。多少年来，湖广商客去关外收山货、药材，东北老客进关里做丝绸、茶叶

生意，这里也都是必经之路。渐渐地，一座小城就成了一  
年四季车船如梭川流不息的水陆两运码头。城里也烟  
花浮靡一派繁华，成为四方商贾云集三教九流混杂之  
地。六条街上更是买卖铺面茶楼客棧栉比鳞次，每到夜  
晚人声乐声中一片灯红酒绿。

地方富庶自然经济活络，民风也就慵懒，甚至有些  
奢靡之气。早年形容这宁阳城时有个说法，叫作：“四  
个人里两个男，两个男里一个闲。”宁阳人不仅好吃懒  
做，而且大多挣了钱便都随手扔进酒楼茶肆赌局妓院。  
好歹钱是容易赚的，有了钱就只管闭着眼尽着兴去花天  
酒地吃喝玩乐，今晚不想明天的事，眼下不想将来的  
事，“杯中乾坤大，酒水日月长”，醉得就像是全没了往  
后的日子。

1945 年小日本投降，宁阳城被国民党接管了。一时  
间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之中，满街上行走的净是些  
达官显贵豪商巨贾，城里也就越发热热闹闹浮华起来。六  
条街上接二连三地重又生出八家青楼来，“红春楼”、  
“香春楼”、“艳春楼”、“翠春楼”……排着往下叫，号  
称“八春楼”。其中最有名的要属红春楼和香春楼，人  
称“红富香贵”。红春楼里来的多是商界名流富家子弟，  
终日花团锦簇香车骏马，一派令人眼花缭乱的富贵奢  
华；香春楼则是军政要人达官显贵们常到的地方，整天  
送往迎来的尽是些高谈阔论非同俗流的人物。宁阳城里  
常在风月场所走动的人都清楚，这红、香两春楼里地界  
儿干净，粉头都俊俏，菜肴酒水也很讲究，最是吃花酒

打茶围放帘子的好去处。

红春楼的字号比香春楼要老，据说当年还很有些来历。

相传清光绪年间，这宁阳城里有一任县令，姓方名水天，字高远。这位方水天方大老爷是个性情中人，平素淡漠政务不干正经事，却最好风花雪月，弄些饮酒吟诗红袖丝竹之类的风流韵事，为此，他还仿先贤所遗雅趣自号“虫二”——取“风（風）月无边”之意。

这位“方虫二”方大老爷虽一见政事就心里生厌，却无奈官印在身，因此也只得硬着头皮勉强为之。每日闷在衙中埋头处理公案文牍，就总觉枯燥单调寂寞难耐，于是经常偷偷微服上街私访，去花街柳巷里寻芳探幽盘桓取乐。那时这位方大老爷三十刚过，正值好岁口儿，每日耽在青楼里从早到晚于笙管笛箫中依红偎翠把酒寻欢，自然是远比那呆在衙里终日青灯黄卷、枯守文房四宝的生活要有声有色得多。于是渐渐地他便索性置功名于脑后，只管扎进青楼成一统，任由春夏与冬秋了。

这么一来二去，这位方大老爷就中意了其中一家勾栏，便是今天的红春楼。

那时的红春楼就已经有些规模了——厅堂阑舍优雅不俗，里边的姐儿也都是颇有些色艺的美眉粉头。这位“方虫二”方大老爷先头还是三天两头光顾一次红春楼，后来就成了每日必到，若一天不见红春楼里的姐儿们就浑身上下不舒坦了。当时红春楼里的鸨儿叫“月娘”，

11A64111

方大老爷与她最为知己。每次他来了月娘什么都不问就知其当下心思，找来相陪的姐儿保准可着方大老爷的心意。也有时就不叫别人，索性亲身来陪，两相厮磨过后就更讨方大老爷的满心喜欢。再往后一来二去，这方大老爷干脆就不在衙里办公了，每日都让衙皂将过往公文送到这红春楼里，只在阑舍中处理往来文牍及各项公务了。这光景一时在宁阳城里被传为奇闻。后来市井中再有那打官司告状的，索性就直接来红春楼，知道在这里一准能找着方大老爷。而方大老爷正耽于酒乐烟花，自然无心回衙，有时干脆就在这红春楼里升堂问案。一座烟花媚馆，一时间竟也增添了几分官衙气，时常能听见里边传出一阵阵雄赳赳的镇堂之声：“威——武——”

渐渐地，就连月娘也成了这宁阳城里有头面的人物。再后来，有那缠上民事官司想着烦人托窍的，竟也暗中勾勾扯扯托到了她的手上来。当时街上有人戏谑，编了个童谣教会小孩子们满街去要唱，说：

水田改种地瓜

老爷不爱乌纱

见了师爷喊娘

衙役粉面桃花

但宁阳人戏谑归戏谑，小孩子们要唱归要唱，这位“方虫二”方大老爷自从政务改革，迁衙红春楼来之后，却眼见着政绩一日显著一日，渐渐竟真就把个宁阳城治



理得有些个乾坤朗朗政通人和了。虽有那妒恨他的同僚嗤之以“婊子衙门”，无奈眼见宁阳民意顺安，物价稳定，市容整洁，经济繁荣，纵有政敌接连上书举报投诉却都不得上面重视。一时间，这宁阳城便成了以红春楼为核心的铁板一块。

后来的毛病，还是出在了方大老爷自己家里。

这位方大老爷虽然为人心境飘逸，性情如闲云野鹤，家里却娶了个恶俗的悍妒之妇。只因这方大老爷当年布衣时家境贫寒，秋闱之际囊中羞涩无力去应考，当时还是这悍妻的爹妈给他烙了一口袋玉米面饼子权当干粮才得以进的京。所以日后金榜提名，这“糟糠之妻”也就被方大老爷永远地在加里供起来了。

方大老爷好出入花街柳巷，方夫人并不是不知晓。但这方夫人早就为方大老爷立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准娶小纳妾，贴身丫环都不准使；二是去烟花娼寮里偶尔走动一下倘还可以，只是绝不准招病上身带回家来。所以方大老爷初去红春楼时，方夫人还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不知；后来眼瞅着越闹越不祥当，就有些看不下去了；再后来连县衙都快搬进了娼馆，一下就跟方大老爷大吵大闹起来。

不想这方大老爷自从厮混在红春楼里，早已被那月娘和姐儿们宠得口味高高地吊起来，再回来看这悍妇早已如同了猪狗糙物儿。正觉着不顺眼打心里烦她时，却又被她扑上来搅闹一通，当下就没了耐性儿，三两句话没说完就拂袖而去回了红春楼。这时方夫人才发觉出事

态的严重，后悔当初不该放任夫君去烟花巷里野游。盛怒之下，她便冲进县衙将大堂里外砸了个稀烂。方大老爷的同僚中，有那先前举报投诉过他的这时又乘势联名上书告他个渎职腐败有伤风化。这回终于如愿以偿，上边一纸公文就把个“方虫二”方大老爷贬谪下来。到了这时，这位方大老爷也才如梦方醒，遂将一切都看透看破，转手一纸休书又将夫人贬回娘家，自己就此披了袈裟四海云游去了。

相传这位“方虫二”方大老爷临离开红春楼时，还亲笔题写了一首诗送给月娘，诗云：

参透风流二字禅

好姻缘是恶姻缘

痴心做处人人爱

冷眼观时个个嫌

月娘将方大老爷留下的这幅手迹视如珍宝，让人精心裱了，从此就高高挂在红春楼迎门的厅堂里，久而久之也算是这老西街上的一景了。

不料这幅字画日后竟也就成了红春楼里的一件镇宅宝物。后来的若干年里，这宁阳城几经战乱，六条街上的烟花柳巷青楼娼寮多被毁了重建，建了又毁。却惟独这红春楼，竟就一直这么安然无恙地保留了下来。



桂品三也爱到红春楼来。但桂品三来这里，冲的还不单是阑舍中的那些粉头。他最得意红春楼里一种远近闻名独一无二的酒水。

这时的红春楼真好比“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有朱颜改”了。当年的月娘们早已是花落香飞随风而去，铁打的阑舍流水的娼，不知换了几辈几代，却又是一班露水样清亮剔透的俊俏姐儿们支应门庭了。而且一座青楼里，凭空又生出一样美酒来最为出名，叫“美人红”。用桂品三的话来形容，那是色如美人唇，浆如美人津，香馥浓郁黏稠芬芳妙不可言。不要说在这宁阳城里堪称一绝，就是瘦龙河两岸也属罕见之物了。桂品三第一次喝了这“美人红”，便就像是被个粉头美人儿神魂颠倒一般地迷住了。

那一次来红春楼喝酒，还险些生出事故来。

桂品三那时是八个春楼都要去的。当然，最常进的还是香春楼和红春楼。桂品三身份虽不显要，却也算个花钱的大主儿，是两家青楼老板都巴望的贵客。军政要人们地位虽显赫，却净是些道貌岸然仗势欺人的混帐，常常在香春楼里白吃白喝白玩儿一宿，天一亮提上裤子便走，青楼老板若敢进半个“不”字儿，转天就来封门

查帐，要么问你个教唆容留妇女卖淫或有伤风化罪，严厉打击一下给你点儿颜色看看。红春楼里来的富贾们虽说个个儿腰缠万贯，却也都是怀揣着铁算盘，已经玩儿得猴儿精水滑，常常是一桌菜肴酒水，连姐儿们的赏钱算在一块儿最后也结不下几个钱来。

相比之下桂品三的出手就很大方了。桂品三到老西街上的青楼来玩儿纯粹就是为玩儿。从来都是只要吃喝高兴，玩儿得开心，钱是甩手就给的，花钱如流水眼皮连眨都不眨一眨。所以，桂品三也就成了红春楼老板吴老龟和香春楼老板张子修争夺的对象。

那一晚，桂品三来老西街原是打算再到香春楼去喝一喝“一口香”的——这香春楼的“一口香”也算难得的上好酒水，桂品三喝了几次都没有喝够。他来到香春楼门口正要拿脚进去，却被相邻的红春楼老板吴老龟过来一把拦下了。吴老龟满脸赔着笑，说他红春楼里最近新添了一样叫“美人红”的美酒，其色美味美亚赛琼浆，想请桂品三桂少爷屈尊赏脸过红春楼这边来尝一尝。

桂品三一听有这等好的美酒自然满心欢喜，正要挪步改去红春楼，不想却被香春楼老板张子修在身后拉住了。张子修并不去看吴老龟，只是讪笑着对桂品三说，桂少爷啊，说起来您也是烟花场上常走动的，他吴老龟子的话也能信得么？啥美人红美人黄的，要我看，只怕是用美人尿血勾兑出来的吧！

吴老龟听了登时恼怒起来，一张黑黄干脸憋得青



紫，瞪眼回敬张子修道，好话好话！你香春楼的那“一口香”，还指不定是哪一口儿的香哩！

张子修却微微一笑，说我香春楼的“一口香”眼下也算是名牌，一年四季香遍这宁阳城，你吴老龟子有耳朵自己去打听打听，如今城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说着就又不阴不阳地补上一句，不像有的人，只知道兑水兑尿，搞得酒不成酒味道寡淡啊！

他俩人正枪一句棒一句地说着，那边红春楼的老板娘“半月红”便风一样地扑过来。老板娘半月红蹿到张子修的面前，当众叉开两腿朝下一指破口骂道，你个张老王八肓在这里放屁拉骚，你香春楼那“一口香”就是再香还能香到哪里去，难道能香得过老娘这一口儿不成？有爹有种的你就搬出一坛子来，当街咱也比试比试！

这时街上已经围了不少人看热闹，一听这话便都轰地笑起来。

张子修连连摆手说好好好，我好男不跟女斗，你个烂鸭子也不配跟我张子修说话。然后就又转头对吴老龟说，咱俩人也别争了，你说我香春楼的“一口香”香不过女人×，我说你那红春楼的“美人红”味淡如水，我看今天咱这样，咱现在就各搬出一坛儿自己的酒来，当众喝着试一试，我喝你的你喝我的，倘若一坛子酒喝下去还没给放倒，那这酒自然也就寡淡得要不得了。

张子修这一手确实厉害。老西街上早有风传，说张子修明着声称自己喝不动酒，其实暗里的酒量却是大得

没边儿，有个三五斤是放不倒他的。吴老龟却素来是个出了名的赖秧子，闹日本的时期抽了几年鸦片烟，生把个大活人抽成了一块咸菜干儿。眼下吴老龟整天扛着烟枪病病歪歪，走路都一步挪不了四指，从来都是滴酒不沾，喝口茶水都要上脸的。

既然已经当着众人僵持到这一步，谁要再想收手打退堂鼓那是万万不能了。吴老龟心中暗想，倘若今天不敢喝，不要说自己的“美人红”，只怕连红春楼的生意日后也难在这老西街上再做下去了。遂一咬牙说，好，喝就喝！

当即各自叫人搬了一坛子酒来，放到对方面前。

桂品三一见要闹出事来，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连忙上前劝解他二人，说算了算了这又何必呢，今晚香春楼、红春楼我两家都去就是了。

老板娘半月红却过来一把拦住他，说别介桂少爷，现在已经没你的事了。

桂品三笑说事儿是由我而起，怎么能说没我的事呢？

老板娘半月红哈地一笑，说事儿是由你桂少爷引起的，可我早就跟他香春楼憋着火儿呢，他张子修虽是做的皮肉生意，可卖啥也不能这么个卖法儿！

张子修忍不住扭过头来问，我哪样卖法儿啦？

老板娘半月红把手朝他一指说，你干这行不是一年两年，青楼里的规矩你懂不懂？且不说吃花酒打茶围，客人来跟哪个姐儿一放帘子也算场露水夫妻，既是夫妻



就讲个缘分，你那里从街上揪住根鸡巴就往香春楼里扛，生意也做得太贱了吧？

桂品三一听老板娘半月红这话越说越对不上牙了，就赶紧拦住她的话头说，过了过了，你再这样说下去，我可是哪家都没法儿再去了。

老板娘半月红冲桂品三嫣然一笑，说桂少爷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里边没您的事了，您只管去吃喝玩乐寻您的开心，现在是我红春楼跟他香春楼两家之间的事。然后就又冲自己的男人吴老龟嚷道，跟他喝！今儿个你就是喝死也不许再给我装那缩头龟！

桂品三笑说好你个狠心的老板娘甭，吴老板咋说他也是你的男人，为个街坊吵架戕火的事你就豁出他去玩儿命，真喝出个好歹来你就不心疼？

不想老板娘半月红乜眼一闪，鼻孔里跟着哼出一声。

老板娘半月红的这个表情虽然一闪即逝，却让桂品三看得身上不禁打了个哆嗦。而且事后很长一段日子身上还直起鸡皮疙瘩。直到日后又生出了别的事来，他才终于明白了这里边究竟是怎么一回身。

这时，香春楼老板张子修已经气得脸色煞白，他弯腰拎起那坛子“美人红”来说，咱啥都别说了，喝！我今天倒要领教领教你这“美人红”的厉害！

红春楼老板吴老龟也随着抖擞起精神，抓起那坛“一口香”说，喝！我也倒要看一看，你香春楼这“一口香”究竟是咋个香法儿！

当下，两人捧起酒坛子撞了一下，便都仰脖啊呜啊呜地喝起来。

张子修虽嘴上当众埋汰吴老龟，可自己平日里却还真有个偷着往酒里兑水的毛病。不想底下的人不明原委，这一次给搬出来的却是一坛子还未开过封的原装酒，所以这“一口香”一开封就香得浓烈。吴老龟的“美人红”也是刚刚启的封，汁液殷红黏稠，其酒性更是犹如烈火一般凶猛。两人这一喝，登时一街筒子都飘起了酒香。

那一次可真是喝得昏天黑地。吴老龟没喝几口便扔下坛子一头栽到地上。张子修倒是坚持着喝了大半坛子，但最后身子也像风里的树枝儿似的摇晃起来，终于也一头栽倒不省了人事。街上围看热闹的人们一见要出人命，轰地便都散了。红春楼和香春楼的人忙都出来各自将老板抬了回去。

那一晚，桂品三到底还是去了红春楼。是“美人红”那一股奇异的香气将他勾去的。就在香春楼老板张子修将那坛子摔到地上的一瞬，顿使坛内的“美人红”酒浆飞溅奇香四溢。桂品三这几年出入青楼，早已是品酒的高手，他立刻就断定这“美人红”是难得的上等好酒。果然，那一晚在红春楼里，桂品三将这“美人红”直喝得心神清远飘飘欲仙，而且从此便成了红春楼的常客。

当然，到了桂品三终日耽在这红春楼里的时候，也就不单单是只冲着这“美人红”了。桂品三又结识了红



春楼里的花阳子，这就是后来的事了。

## 二

那时，桂品三还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

这桂少爷的相貌看上去却不太像个少爷，生得粗身粗脸五短身材，皮肤黝黑却很细腻，摸上去手感如同是上好的羊皮。他爹不过是个乡下土财主，家住城西三十里的西柳庄，趁着几十顷良田，一座带影壁梢门三进三出的青砖瓦房大院，槽子上拴着二十几头大小牲口。瘦龙河边提起来也算是一户有名有姓的人家，人称他爹桂老万。

桂老万大半辈子精打细算，整日布衣布裤粗茶淡饭，晚上点灯也怕熬油，日子过得抠抠搜搜。桂品三却全然不像他爹，从小生就的少爷脾性，整天游手好闲，专爱油头粉面风流倜傥，没事还翻翻歪书看些才子佳人之类的香艳故事。长大了嫌家里土气不愿呆，就整天只往宁阳城里跑。他爹桂老万先还苦口婆心地规劝，指望这独生的宝贝儿子能收心回来顶门立户踏踏实实过日子。后来见实在劝不动，也就索性将宁阳城里的一片绸缎庄铺面和几间闲房交他打理，听其自然了。

不想这位桂少爷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但生意上的事却糊涂倒账一概不懂。在宁阳城里稀松二五地经营了